

人人都能讲好自己的故事

南开大学 刘俐俐

“讲好中国故事先要讲好自己的故事”，是个意义丰富且朴素的表述。由此引发了我的思考：讲好自己的故事，从人类故事活动来看，有怎样的学理根据？故事活动过程包含哪些部分？讲故事和听故事具有怎样的关系？中学语文教学如何激发学生讲好自己的故事的潜能呢？

一、故事活动是人类天性的体现

为什么叫做故事活动？故事活动的完整表述为：“讲述/书写与倾听/阅读故事”。故事活动包括三个基本阶段和实体。即故事即讲述/书写主体、故事话语、故事倾听/阅读主体。人类的故事活动从有语言开始就出现了。

先说故事活动是人类天性的体现。故事活动来自人类叙述的本能。所谓叙述，符号学家说：“某个主体把人物和事件组织成一个符号组成的文本，让接受主体能够把这些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理解成有内在时间和意义向度的文本”。这个定义，从媒介维度来说，适合于诸如文字、语言、影像、实物、心像、身体等各种媒介；从体裁来说，适用于纪实型和虚构型等各类体裁。从时间向度来说，适合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是广义叙述学的叙述^①。叙述是人类的本能和天性。仅以语言叙述来说，从襁褓阶段起我们就听故事，学着重复故事。例如两岁的小女孩向她妈妈模仿来的一个故事：她自己成了自己故事的女主人公：“妈妈抱着小宝贝来回地走，然后小宝贝觉得好受多了”^②。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Haeckel）提出从个体发生学即可概括系统发生学。个体发育是系统发育的简短而迅速的重演。同理，今天可以观察到的儿童讲故事现象，就是人类童年阶段的样子。可见，人类只要开口叙述，即有最基本情节和人物卷入，故事就发生了。所以，确如萨特说的，人类的生存等同于讲故事，人永远是讲故事者：人的生活包围在他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中，他通过故事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他自己过日子像是在讲故事。今天，我们依然随处可见各种形式的故事活动。故事与人类天性相吻合，

^① 参见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② 参见 Frank Centricchia Thomas Mecaughlim 主编：《文学批评术语》，张京媛等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得以伴随人类至今。

人类为什么始终需要故事？缘自人类与动物的最根本区别，即人类需要意义。人做任何事情，均与意义相关，人类赋予某事或者某行为以意义，由此获得满足感。人类学和心理学发现：“大多数人（包括男人和女人）为了一个有意义的目标，都愿意承担艰难困苦，而且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事实上，他们常常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承受苦难。……人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存在。他以自我为中心，但又不可避免地要与自己的同类交往。他是自私的，但他又可以做到最高的无私。他为自己的需要所控制，但又发现只有使自己与自身需要以外更广泛的东西联系起来，他的生活才会有意义。”^①人意识到自己行为和所做的事情具有意义，就会感到满足。反之，则产生“荒诞”感。所谓的荒诞感，就是只有涵义而没有意义的不适和可怕。荒诞感是非人的感觉。荒诞派戏剧和小说，就是通过再现“人类的状况在本质上已荒诞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这种状况只有通过自身荒诞的文学作品才能得到恰当的表现”^②。故事所以始终与人类不弃不离地相伴随，就是因为人类通过讲故事满足对意义的需要。

籍此看既有口头故事和作家文学的故事，均为人类不同时期不同意义需要状况下所讲述。源自上古口耳相传后被文人辑录成文本的《山海经》《淮南子》等上古神话，作为口头故事是人类想象和解释天地如何形成、人类始祖如何诞生的产物，确实，那时的人类期盼了解自然，精神上得到安慰和确立信心，由此讲述了这些故事。后世以文字书写但尚不为小说的故事，如先秦诸子寓言，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有《庄子》的《庖丁解牛》《呆若木鸡》《混沌之死》，《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列子》的《杞人忧天》《两小儿辩日远近》等。两汉时如《新序》的《叶公好龙》，《说苑》的《螳螂捕蝉》等。六朝志怪故事如《列异传》，志人故事如《世说新语》中的《陈太丘与友期》《咏雪》《乘船》等。就是人类需要懂得人生与世事诸般道理……需要知道各种社会和大自然的知识而讲述的故事。人类的需求随着社会形态和经济政治变化而随之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唐宋时期，不少文学家还特意不以文学为目的地书写寓言故事，如柳宗元的《临江之麋》《黔之驴》等。当然，作家文学中叙事性文体的小说，更是讲故事的绝好

^①（美）加德纳：《幸福、献身和意义》，转引自林方主编，马斯洛等著：《人的潜能和价值》，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12-413页。

^②（美）M.H.艾布拉姆斯主编：《欧美文学术语词典》，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空间。我国的《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等都有韵味隽永的故事。至于民间口头故事和传说，更是源远流长。《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是查找民间故事类型的工具书。分为动物故事、一般民间故事、笑话、程式故事、难以分类的故事等五大类。比如笑话类中，就有“笨人的故事”等。民间口头故事讲述活动一直延续到如今。我国河北藁城耿村，被誉为“中国故事第一村”，“耿村民间故事”2006年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都湾镇民间故事，2008年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这些故事村的故事活动，缘于讲述时空、媒介、故事模式等变化，均呈现出衰落趋势。但绝不证明人类不需要故事了。

人类天性的重要方面，是有好奇心，倾向于有趣味的感性事物，喜欢追根究底，跟着事物发生发展地向前走，直到真相大白。喜欢追求秩序。想想小孩子听妈妈讲故事，孩子总是不断地问：“后来呢？后来呢？”就明白了。我们看电影和电视剧，总是直到最后得知大结局才心满意足。这样的心理，恰与故事特性相吻合。民间故事形态研究专家和叙事学家、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民间故事和作家书写的小说故事，共用同一个基本语法。朴素地说，就是一个陈述句的展开。故事总是从平衡被打破开始，主人公寻找新的平衡，新的平衡再被打破，再寻找……。复杂故事的反复螺旋向前的过程就长一些，简单故事，该过程就短一些。而且人物作为角色担负着陈述句的某个根本功能。陈述句展开的过程，有各种力量此消彼长地影响着追求某目标的主体，情节变得波澜起伏、趣味横生，吸引人类好奇心跟着前行。回忆阅读斯蒂芬·茨威格《象棋的故事》一睹究竟的好奇心，就明了故事活动与人类好奇心的天性如何一拍即合了。质言之，故事活动与人类始终相伴随，除了人类需要意义之外，更因为它有趣。

如前所述，故事活动包括三个基本阶段和实体。即故事即讲述/书写主体、故事话语、故事倾听/阅读主体。涉及到人的行为，就是故事的讲述者（书写者）和倾听者（阅读者）。那么，故事活动中，这两种主体是怎样的关系？进而言之，与讲好自己的故事又有怎样的关系？这就涉及到了故事的“一次讲述”与“二次讲述”。

二、故事的“一次讲述”与“二次讲述”

按照广义叙述学的理解，人类在叙述中卷入了人物和事件，就形成了故事活

动。叙述的媒介既包括文字、语言，也包括图像、雕塑、胶卷、身体、影像，甚至心像、心感和心语等。既可以是纪实型的，也可以是虚构型的。并可在过去、现在、未来等各种时间向度上展开^①。本文立足于中学语文教学，所以，将故事活动讨论局限于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讲述的故事，纪实或者虚构，以及时间向度两方面则不加以限制。在故事活动中，语言文字为媒介讲述的故事涉及“一次讲述”和“二次讲述”。

1、什么是“一次讲述”？

口头故事和作家叙事体文学如小说讲述故事，都由叙述主体讲述人物和事件所组成的有着因果关系的过程，展开故事这个陈述句。此即叙述学的“一次叙述”概念。我们称之为故事的“一次讲述”。口头阶段故事的“一次讲述”，其叙述主体是集体。没有张三李四的具体人。即某个地域的民族在集体无意识状态下，经过漫长的不断加工、变异和流布成型，民间故事人每一次讲述现场，都不是复述，而是独特的具有表演性质的“一次讲述”。且是独特的“这一个”。这种口头故事活动，听者在现场即时接收，活动活动直观。作家文学如鲁迅的《故乡》，鲁迅委托的叙述者“我”的讲述，就是故事的“一次讲述”。

2、什么是“二次讲述”？

“一次讲述”的结果，是一个故事的完整话语系统，即所谓的故事本体。故事需有人倾听或者阅读，才算获得实现，成为完整的故事活动。故事听者和阅读者，通过自己的理解，将故事文本的过程、情节的因果关系搞清楚，在脑海里将故事完整化，究其实为故事接收者再把这个故事讲给自己。只有此时，故事才算有了着落。故事接受者的这个活动，叙述学叫做“二次叙述”，我们称之为故事的“二次讲述”。美学家说过，故事依存的文本，不是已经“被构造好的”，而是“不断构造的”。可以理解为，“一次叙述”的结果是“构造好”故事，“二次叙述”是“不断构造”的过程。

“一次叙述”“二次叙述”的概念，其理论依据为接受美学，即把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含义和美感特点解释为一系列具有语意和美感的“潜在可能”的思想。

3、中学语文教学中故事的“一次叙述”和“二次叙述”的关系

中学语文教科书，是诸多文学选集之一种。与教学任务紧密联系。中学语文

^①参见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课本内容，选取原则为稳定的、没有争议的、经过历史检验的文学经典作品，是一种教学选集。“教学选集是文学经典系统化和学院保持自我不朽（self-perpetuation）的有力工具之一”。^①因此，各地各版本的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小说作品篇目，从时间和国别维度说，分布于中国古代小说、现当代小说、外国十九世纪以来小说，以及 20 世纪小说；从篇幅长短维度说，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其中的长篇小说均以其中最有一章入选。从意蕴和风格维度说，有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有现代主义色彩和意识流小说，也有其他风格如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等。创作这些小说的作家，如英国作家狄更斯，他操纵“我”作为叙述者讲述《穷人的专利权》这个故事。法国作家莫泊桑则以第三人称讲述了罗瓦赛尔夫人丢失一串借来的假钻石《项链》，从而改变人生的故事，卡尔维诺以第三人称讲述了德国兵入侵意大利，扫荡村庄且抓各种牲畜而最后丧命的连环套故事。……无论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可靠或者不可靠，都是作家操纵之结果。可以理解为，作家是这些作品的“一次叙述”者。“一次叙述”的故事呈现为作品文本。文本等待读者解读。解读即为“二次叙述”。经过“二次叙述”，意味一次完整的故事活动形成了。中学语文教学过程的“二次叙述”，包含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教师作为引导者但绝非替代者。学生是地地道道的“二次叙述”主体。

中学语文教学中故事的“一次叙述”和“二次叙述”的关系在于：其一，“一次叙述”是培养学生提高“二次叙述”的资源，诸如泰戈尔、高尔基、鲁迅、狄更斯、都德、欧·亨利等伟大作家，他们的“一次叙述”展开了一个开阔丰富的世界，其中蕴藉着作家们伟大胸襟、对人生与世界的深刻洞察、以及对人类真诚炽热的爱。他们的精神世界培养学生们“二次叙述”的能力。学生们“二次叙述”能力提高的结果包含内容非常丰富。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来说，消费直接就是生产，即学生消费了优秀作家的故事，同时也就生产了对优秀作品的需求，需求内容可细致地分解为：对人类深刻思想和伟大胸襟的需求，对伟大人性的需求，对各种人生哲理的需求，以及对于美的追求需求等。对于美的追求需求，是指提高了审美的感受能力，从而更渴望接近美的事物和美的艺术品。此外，就是生产出自己叙述自己故事的愿望、趣味和能力。这些能力体现之一，就是学生的“二

^① 李玉平：《多元文化时代的文学经典》，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70 页。

次叙述”。其二，“二次叙述”具有多次性和不断深化性。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就《为什么读经典》说过，经典就是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的作品。可以理解为，文学经典就是具有不断被人们重读的作品。语文课本所选均为经典作品，可被一代代学生反复重读。即便同一个学生，随着对意义需求和审美能力的提高，以及知识面的拓展，他/她的“二次叙述”也是多次性的，且一次次深化。由此可知，在语文教学中，“一次叙述”对应于多次“二次叙述”。语文教学潜力和空间非常大。

三、语文教学的任务在于激发学生讲好自己故事的潜能

什么是自己的故事呢？自己的故事，一定是故事的“一次叙述”。质言之，自己作为叙述主体的原创故事。具体涵义有：其一，自己内心诞生、确有所得、如鲠在喉不说不快的故事。文学经典中的故事均如此。泰戈尔的《喀布尔人》的故事，出自泰戈尔对孩子内心世界的感受和体悟，对孩子的慈爱之心，深切地体会了被敏妮叫做“喀布尔人”的阿富汗商人阿曼和敏妮年龄相差巨大的两个人感人的友谊。他真诚地赞美了纯真的忘年友谊，认可其重要的人类价值。其二，凭借自己的想象，构想人物和人物之间关系形成的具有因果关系的情节，且渗透了自己认定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其三，用个性色彩的有性格的语言讲述出来。这是如何讲的问题。如王旭明社长的文章中所举的例子：当主持人问一个讲故事选手：“你最喜欢哪门课，如不喜欢，说说为什么？”选手答“我最喜欢上体育课，尤其是篮球课。每次我们相聚在篮球场，心情就特别放松。传球、带球、投篮，真是太爽了！完全忘记学习压力和老师严肃得有点吓人的脸。”这个讲述出自爱玩且爽快的孩子，他内心真情实感，更有追求，叙述句子、词语选用和语气，都与个性相符合。虽然尚不是曲折的大故事，但说它是个故事片段则毫无问题。确有所得、如鲠在喉、凭自己想象、用自己个性化语言，方方面面都符合自己的故事的标准。可见自己的故事，不仅叙述出自个人化的自我，更在于出自内心世界和精神需求。

语文教学如何激发学生讲好自己故事的潜能呢？可概括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首先，引导学生成为合格的“二次叙述”主体。在我看来，让学生记住故事的“一次叙述”的内容，不是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主要任务应该是激发（激活）

学生热爱、体悟、认可和追求故事的“一次叙述”的特质，知道这些伟大作家如何用真性情，说真话，把真话说得感人形象和有趣。我们知道，面对同一个故事的“一次叙述”，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二次叙述”。因此在明确前述教学任务前提下，鼓励学生大胆讲述各自独特的“二次叙述”，只有出自切身理解，用自己的语言，即便有差距和偏离，也是合格的“二次叙述”。质言之，以真情和个性化语言作为衡量的“二次叙述”的标准。学生们在这样原则的鼓励下，所说依然是故事的“二次叙述”，但已经具有“一次叙述”的特性。有理由相信，学生的“二次叙述”必定逐步接近“一次叙述”。理由就是英国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表述的观点：文学艺术作品与你我均不具利害关系，乃为超然之物，宜于被你我以及所有读者和观者以客观公正的旁观者心态恰当适宜地接受。也就是说，是最宜于无功利性地被准确接受的对象。让读者和观者最适宜于客观地认可作品中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其次，引导模仿文学经典“一次叙述”的故事模式，自己另行设计题目，讲述自己的故事。比如“故乡与返乡”是中外作家都喜欢讲述的故事模式，虽是如此，经典作品的故事总是浸透了作家的独特思考，总有别样味道。如鲁迅的《故乡》。那么，尝试以此模式讲讲自己的故事会怎样？

再其次，把自己的故事讲生动，是个实践问题。语文教学必定让学生词汇量逐步增加，体会和理解不断加深，用来组织到自己内心想讲述的故事构想中的能力不断提高，相信学生自己的故事讲述得会越来越生动。

本文最后，有必要重述一个理论与实践双重性难题：毋庸置疑，故事有优劣之分；讲述自己的故事与讲述一个优秀的自己的故事也有所区别。那么，学生接触劣质故事，以及自己讲述的故事不怎么优秀，是个客观现实。那么，语文教学中让他们接触故事、激发他们讲述故事的能力，还有意义吗？这个实践性问题引起了理论家的思考。这就是美国叙事伦理学家布斯教授提出的“伦理教学之下的悖论”问题。布斯教授认为，无论让学生接触故事有怎样麻烦的“悖论”，但是他坚信：学会听故事和自己讲故事，必定会逐步获得倾向好故事、排斥坏故事的能力。听听他说得多好：“教学生投入性地、批判性地阅读（或观察、倾听）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学生正是从一个个或长或短的故事而非戒条中汲取教训，学会如

何面对伦理的复杂性”。^①当然，叙事伦理和故事对人的伦理培养，这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为另外论文之任务。

少年强中国强，中学生人人讲好自己的故事，中国的大故事一定能讲得更好。

^①（美）韦恩·布斯《修辞的复兴》——穆雷等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30 页。